



07763

匏瓜錄卷之四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周禮

六官論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則又倍于夏商矣周禮三百六十屬各官皆舉成數而言未必盡于此數也今所存者三百四十七而其中疑于非官者尙十餘職若天官之九嬪世婦女御春官之世婦內外宗及秋官之五隸是也嬪御世婦皆天子之妃匹內外宗女有爵者皆卿大夫士之妻而周禮載之者蓋因內宰教嬪御而記其所教之禮如是因世婦相內外宗之禮事而記其所相之禮如是非遂以此爲官而屬於匏瓜錄

卷之四

一 懷永堂

他人也至于五隸皆罪虜之餘司隸以鳥獸畜之用其力而免其死故記其役事于司隸所掌之下無論不得列于大夫士亦不得儕于國中之府史胥徒而今乃列以爲官屬可乎然則六官之存者三百三十餘屬耳其亡者亦三十餘屬矣或者曰司空有官而無職非有而亡之也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地故名冬官爲司空而虛其職此說非也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六曰冬官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若本未有職則何屬之有何大事之從何小事專達之有尙書周官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不曰五卿率屬也或又曰冬官未亡其錯簡具在凡五官之內任邦土邦事者皆冬官之職別而出之可以補冬官之闕此說亦非

也五官與冬官疑似者惟司徒耳他官則遠矣天官之屬自
宮正而下掌天子之居處飲食服用以及后宮蠶績衣服之
事獸人獻人與膳夫聯事瘍醫獸醫與食醫聯事故皆在天
官追師屨人掌王后之服故領于內宰非他官之可得與也
其可移之于冬官者惟掌皮司裘染人三職春官之屬自大
司樂十九職至于卜祝巫史其他所掌命服車旂宗祧冢墓
之禮皆與冬官無與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書外令
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三史卽有錯誤
亦宜入之天官與冬官無與也夏官之屬疑于冬官者惟量
人弁師山師川師邊師五職其他甲盾弓矢皆兵事也司寇
之屬除刑官而外若冥氏以下十二職與刑罰無與而列之

匏瓜錄

卷之四

二

懷永堂

秋官者以其有譏察禁網肅殺之意故也以秋官爲無所取
則他官益無取矣地官之屬七十九鼓人舞師疑于春官蓋
鼓人與磬師鐘師同職舞師與旄人司干同職故也舍人春
人饌人稟人則疑于天官蓋舍人掌平宮中之政縣種稷之
種以供王后之獻春人饌人稟人則皆奄人及女奚與酒人
漿人遵鹽醢醢同職皆當統于內宰也其餘七十三職若山
虞林衡川衡澤虞囿人場人草人稻人迹人非人角人羽人
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十七職或可與冬官相出入并
取天官掌皮司裘染人三職及夏官弁師量人山師川師邊
師五職共二十五屬又割大司徒以下土會之法土宜之法
土圭之法建邦國造都鄙數條歸之司空而地官所存僅五

十六已不足六十屬之數補冬官者未及半而地官又將告
匱矣由是觀之謂冬官未亡具在五官之內可乎司空本無
職其說易破冬官原未亡則其說紛糾繆戾而難于致詰蓋
自晚宋俞壽翁唱之而眾與和之若元之吳幼清及我明方
正學何椒丘王方麓諸先輩又從而求備焉呼羣引類擬似
爲真其意欲證成周禮之爲完書又以明考工記之不可補
周禮也夫考工記誠不可以補周禮周禮卽不補亦不害其
爲周公之書求其爲完書而又不過以周禮補周禮譬猶剗
袂以爲袪斷衡以爲鞞雖縫人與人皆將掩口而笑之矣冬
官既有補綴之勞五官又有割裂之患從古本不過一官亡
變古本則五官皆亂故愚之意欲刪去考工而單行周禮但
匏瓜錄

卷之四

三 懷永堂

仍古本而虛列冬官于五官之屬有可與冬官相通者明註
其下曰疑屬冬官而次序不改其舊旣不輕于變古亦非泥
于信古未能就正有道姑且私誌于此以備屢省

典婦功典絲典泉領于內宰而屬之天官可見成周盛時雖
以后妃之貴而不忘絲泉之勞故婦順章而內職理也此義
不明官失其守淫于逸樂者多矣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瞻卬
之詩所以興刺也而或者乃以絲泉爲邦事欲移此職以補
司空豈不謬于周公設官之旨哉

地官

橫渠先生曰天官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
忘彼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愚嘗反覆周禮如春夏秋

三官者誠爲一職至于地官恐不可以一職盡也周禮中凡事之關于天子之身者皆屬天官而職之關于百姓之事者皆屬地官天官固難于包羅地官尤難于綜理故司徒之所統若地之遠近田之媮惡民之息耗歲之豐凶食之多少賦之厚薄力役則孰可任孰可舍師田則或用寡或用眾冠昏喪祭禮俗何如德行道藝率教何如稼穡耕耨勤惰何如旂鼓輦輦備否何如下至六畜之數猶必周知而不廢其勤恤民隱而織悉具備如此使非知之明而處之當察之精而慮之審烏能勝其任而咸正罔缺也周官不可復矣周官而如可復也司徒之職所當首議舉行者歟

鄉遂

匏瓜錄

卷之四

四

懷永堂

近郊遠郊之地去王城百里六鄉治焉郊外之地曰甸亦曰野去王城二百里六遂治焉千里之畿惟鄉遂與天子尤近而所以治之者異焉雖曰詳內而略外亦不宜懸絕若彼今觀六鄉之制自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州長則以正月之吉屬其民而讀灋春秋祭社又讀焉黨正則以四時孟月讀灋而春秋祭禘又讀焉族師則以每月之吉讀邦灋而春秋祭酺亦讀焉計一歲中讀灋有常期者凡二十三而黨正閭胥因事讀灋者不知其凡幾也所以提命斯民者如此其密也閭胥讀邦灋則書其敬敏任卹者族師讀灋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讀灋則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則以正歲攷其德行道藝三

年大比則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賢能于是乎興焉所以風厲斯民者如此其至也而六遂之治則異是自遂大夫以下至于鄰長其所掌者夫家眾寡六畜車輦旂鼓兵革簡稼器修稼政趨耕耨稽女功如是而已所謂讀邦灋書行藝屬飲射共鄉器一切良濃美意皆寂然無聞焉此非厚于六鄉而薄于六遂也遂大夫之職有云三年大比則率其吏而興阡夫不知其德行何以興賢不知其道藝何以興能未嘗教之于前何以興之于後由此一語思之乃知鄉遂之文蓋相因而互見也六鄉詳于教而略于事觀六遂之事而六鄉可知也六遂詳于事而略于教觀六鄉之教而六遂亦可知也然則鄉三物卽遂之三物也鄉入刑卽遂之入刑也鄉之所書卽遂之所書也鄉之所讀卽遂之所讀也六遂之官視六鄉有降等所以示內外輕重之分而六遂之職視六鄉無異同所以示一德同風之盛由此推之公邑家邑推之小都大都至于侯甸采衛皆與六鄉一也成周之世所以人心正風俗美而賢才多者用此道也

井田

方里而井畫爲九區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同井各受私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然皆不易之上地則可若中地歲一易者家二百畝則一井除公田外止容四家耳又若下地再易者家三百畝則除公田外止容二家有奇耳又遂人授田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

萊二百畝有田有萊或五十畝或百畝或二百畝必不能截然取給于一井將兼取他井以均其數所授而中地也則一歲耕一歲休所授而下地也則一歲耕二歲休凡民之受田者田中有廬耕則居之休則去之隨田轉徙孳婦子載器用攜畜產修廬舍闢荒穢甫得宜居而來歲又當易處矣比閭鄰里乍合乍離頻年如是勤動不息想當時朝廷之上必有以善處此者而周禮適未備也

授田

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此大司徒都鄙授田之灋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

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此

匏瓜錄

卷之四

六

漢永堂

遂人授田之灋皆以田之美惡爲多寡之等而授之不問民數也至小司徒起徒役則必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則分地之美惡似又視人之眾寡爲之等矣都鄙一易再易之地其畝數與遂人中地下地之數同獨不易之地止于百畝而遂人所授上地百畝之外又有萊五十畝何也司馬令職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質之遂人授田之數頗爲相合但不易之地有田無萊決無百畝之中三分更休之理則司馬所謂食者參之二與都鄙又不相合何也

媒氏

媒氏于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後之儒者皆識其非周公之言而引禮以折之要之此亦無煩多辯也觀本條下文不有所謂禁遷葬者與嫁殤者乎夫遷葬嫁殤皆男女之死葬于地下者聖人猶禁之不欲其亂于地下乃聽淫奔之人生存而亂于地上何其自相悖謬如此由此推之周禮一書其爲後人所假託傳會者固有之矣

春官世婦

天官有世婦而春官又有世婦何也或者曰天官世婦嬪御之類非官也春官世婦則大夫士之類也或曰奄人爲之或曰女人爲之夫以奄人爲官而名之曰婦則其名戾矣以奄

匏瓜錄

卷之四

七

懷永堂

人爲官而爵之以卿大夫則其實又荒矣卽曰以女人爲之何不別置官號而必以天子之世婦名之也且天子自公孤而外所立不過六卿而后宮乃有十二卿豈理陰德者固重于佐陽教者乎祭祀之盥盛賓客之享食喪紀之弔臨詔之者有內宰贊之者有嬪婦給奔走之役者有內小臣寺人之屬亦足以舉其職已而又別爲設宮官若卿大夫士幾百入女府史女奚又百餘人不已冗員且冗食乎且后宮之有爵位原非盛世之事如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健仔視上卿比列侯姬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差次以降十數等至比百石而止此乃末漢之亂制會謂周公之時有此乎然則春官世婦疑有誤而註中卿大夫士云者疑亦後人所誤增

也

大司樂祭祀之樂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朱子曰這箇也難曉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世曲子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是全用宮又如首以徵音起而未復以徵音合殺者便是徵調徵調失其傳久矣不知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調不成徽宗匏瓜錄

卷之四

八

懷永堂

常令人去硬做後來做得成卻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會去理會得這箇

夏官山師川師

周禮以徵末之事稠疊設官可省者多矣王畿之內山林川澤既設虞衡以掌之在邦國者又爲設山師川師以辨其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又使致其珍異之物夫所謂珍異者不知果何物也致之不知果適于用否也不貴異物召公以之陳戒于旅葵而致其珍異周公以之垂訓于周禮二公之心果若是其不相謀否也

冬官之亡可疑者數端周禮記冬官必將聚其職而合載焉

官守相繫編簡相聯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不應或存而或亡也僅存者舊有屬籍既亡者當遂淪胥亦不應竄入他官而又散見于五官也小宰以六屬舉邦治六官之屬皆曰六十今地官七十有九春官六十有九夏官七十與其屬六十之說不相合卽云約舉成數亦不應相懸絕如此則其浮于六十者又將何所歸著也或者以爲此卽冬官誤在五官之證則請以司空事職爲據而一一取償于五官宗伯則曰吾禮也樂也與冬官無與也司寇則曰吾禁也刑也與冬官無與也其可稍移以補冬官者天官三職前地官十七前司馬五前司空所得于三官者惟此二十五職其外本官所存皆斷斷不可假借若云冬官未亡彼三十餘屬又將烏乎取之也

匏瓜錄

卷之四

九 懷永堂

且此二十五屬不過瑣細微末之事而弘綱鉅典俱爲烏有例以周官之灋自卿大夫以下正司師旅大小相維又不應盡亡其大而獨存其細也求其說而不得故先儒爲之解曰周禮未成之書也

克已復禮爲仁夫子告顏淵者素矣及其問爲邦亦惟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如是而已至于爲邦之本固皆不待言而喻者夫子之答顏淵卽周公制周禮之意也周禮所詳在于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內而郊甸外而要荒大之禮樂兵刑小之鳥獸草木其間典章名物灋制禁令節文度數秩然燦然可謂詳且盡矣而正心修身之功缺焉周公豈反忽之哉程伯子嘗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凜度旨哉是言也世之儒者徒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不知太平之本安在反至用周禮以禍天下新莽不足言安石豈非小懲歟

儀禮

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後孔氏壁中得禮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鄭孔所引逸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又賈公彥曰儀禮之次先其賤者故以士冠爲先而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以下皆然

匏瓜錄

卷之四

十

懷永堂

由孔賈之說觀之則唐人誤疏義時逸禮全經尙未亡失所恨當時諸儒智慮淺近求一劉子駿而不可得泄泄相視不知寶愛遂使先聖大典陵遲磨滅豈不惜哉

儀禮所存十七篇未經後人雜亂儼然豐鎬舊物也但其辭句樸重禮數繁密有非文人所喜者韓退之尙苦其難讀他人可知矣以予觀之古聖人非故爲是艱難勞苦之事以強人也或進或退或坐或起或揖或拜或讓或辭皆有自然之節雖欲不如是而不得者聖人不過因而文之以詔天下後世使智愚賢不肖同歸于一塗耳孟子有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此制禮之人之謂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學禮之人之謂也百世而下讀是書者肅容斂

氣專心一志如身履其地目覩其事然後忻然有會稍涉散亂而度數眩于中章句淆于外矣矧當時服法服執禮器登降于庠序廟庭之際趨踰于正人君子之前者放心邪氣又何自而生也嗚呼盛哉

儀禮解序

儀禮十七篇喪服傳一篇傳自子夏其來舊矣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雜見記中玩其風調如出一人之手但冠昏諸篇既晰其義則他篇亦宜有之而今無所考不知本有而亡之邪抑初未嘗有而僅記此六篇也且此六篇之中每篇亦不過略舉大義馳騁成章初未嘗按部就班綱之紀之使讀者了然于一篇之旨也吾觀儀禮惟士相見匏瓜錄

卷之四

十一

懷永堂

禮覲禮兩篇頗易讀而冠禮昏禮次之其他十數篇儀文稠疊品節繁多明于彼而暗于此識其後而忘其前讀者往往難之竊嘗冀得一同志之朋處寬閒之地相與周旋進退習其禮數庶幾足目俱到上有以探古人之深意內有以開今日之放心而遭會非時卒不可得姑于誦讀之暇著爲經解以識其所見他日溫故既易知新有基或尙可因舊以加詳焉冠昏鄉飲燕聘五篇不復重出惟射則儀禮有鄉射大射之別而記比而一之故又更爲分補曰士相見禮鄉射禮大射禮公食大夫覲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解凡八篇并前義共十有三篇

士喪禮三篇解未補

合而觀之儀禮之大旨亦庶幾其可通矣

士冠禮解

冠禮先筮日于廟門得吉日乃戒賓前期三日乃筮賓戒賓者眾戒之也筮賓者又于眾賓之中擇其可使冠于者而筮之也筮賓明日乃宿賓宿所筮之賓也宿贊冠者所以佐賓也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期以時也夙興有司陳服于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以冠名服也蒲筵二一以冠一以禮也側尊一甌醴以待禮也解柶脯醢之類咸在焉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有司執以待于西坫南備三加也主人兄弟各就位將冠者在房中擯者告賓至主人拜賓迎于外門外入升立于西序有司筵于東序西面將代主位也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卽筵乃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也

匱瓜錄

卷之四

三

懷永堂

皮弁尊于緇布冠爵弁又尊于皮弁故曰三加彌尊也三加則三祝也筵于室戶西南面禮之于客位也賓受醴以授冠者冠者拜受賓答拜明成人與爲禮也取薦脯降自西階適東壁見于母還立于西階而賓字之見乎母而後字也賓就次而後冠者見兄弟入見姑姊乃易服奠贄見君及見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禮見也主人于是醴賓酬賓歸賓俎而禮終焉此冠之定禮也其有不同者若不醴則醴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甌蓋用醴則無玄酒用酒必有玄酒故兩甌也醴則三加畢惟一醴醴則一加一醴三加則三醴三祝也祝詞異醴而殺牲則用特豚有俎祭肺其取脯見母同也若將冠者是孤子則諸父諸兄爲之主禮于阼冠者拜賓亦于阼也若

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略之也若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示不忘母也

禮記

燕射詩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諸侯燕射之詩也惟若宦侯無或若女不宦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此獲者祭侯之詞也兩詩皆爲射而作然前詩和雅次詩嚴厲前詩諷戒蘊藉次則太顯露矣同爲盛古之詩而大致不同若此且燕譽之詩小戴載于射義大戴又載于投壺蓋投壺亦射之類也故投壺之鼓用射之半鼓節既同匏瓜錄

卷之四

十一

懷永堂

則詩亦可以通用歟

祭

祭法首尾皆出魯語以爲郊禘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輾轉支蔓殊無義理凡此之類棄之若可惜而存之又不足爲訓故小戴殊別其文不使相近讀者猶不甚覺豈亦有所病于其言歟朱子之說如此愚竊以爲小戴此書刪大戴而存之者既存此篇則當時小戴之意亦未必有所病于其言也如有所病則亦刪之已爾况中間所記如廟祧壇墀之設親疏多少之數七祀三祀二祀之說與禮不合者亦多矣支蔓無義理固不惟首尾爲然也嗟乎經籍焚壞周禮散亡無徵學士家守其傳聞人人得爲異論亂禮惑世莫甚于此

棄之存之朱子猶爲兩可更安得有人焉爲之綜覈是非而歸于一定也哉

蜡

入腊不數百種而數昆蟲其誤明甚蓋蜡之所祭皆其有利益于民者昆蟲民之害曷爲而亦祭之且方祭昆蟲而祝詞又曰昆蟲毋作斯言何謂也毋作者恐其作也是惡之之辭非饗之之辭也上文祭百種以報畜與先畜司畜並稱先畜司畜以人而言此單言畜卽指百種而言蓋嘉種誕生人得粒食收成之後祭而報之是亦仁之至而義之盡今旣不在入蜡中則此祭不知又屬何禮

宗廟

匏瓜錄

卷之四

十四

懷永堂

記禮之家但言禮意初不以序註禮之家隨文釋義亦未嘗推言其序後人學禮而不知其序則處處皆礙矣

宗廟迎尸之禮其節有二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然後出迎牲于時迎尸于戶外殺牲薦毛血行朝踐禮設腥爛之俎于尸前一也然後退而合烹更迎尸入坐于奧行饋熟之禮二也按祭不迎尸者但于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入奧也

夏祭心商祭肝周祭肺皆謂祭時所先也祭肺之說惟祭統中君執鸞刀羞齊之下一見之而言之不詳祭肝則鄭孔屢言之矣禮器篇君親制祭鄭註云制祭謂朝事進血腥時斷制牲肝洗于鬱鬯而入以祭神于室及主蓋主人親制其肝

所謂制祭也又郊特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註云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時則延尸于室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尸主之前薦以邊豆祝乃取牲胾膋燎于爐炭入告神于室又出墮祭于主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當此時主人親洗肝于鬯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陸氏曰此殷禮不可以言周禮以殷人祭肝之說證之信矣然周人祭肺陸氏亦未有的據之詞也至于羞臠之說似專指臠肺而言孔氏兼臠肝恐屬附會要之臠肺亦非祭肺也

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盎祭統亦云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宗婦執盜從夫人但言盜而不言奠盎之節至禮器則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奠盎乃知奠盎之匏瓜錄

卷之四

十五

懷永堂

節在此三處言禮正同但奠盎在制祭後其去牽牲尚有麗碑告殺取毛取血刲臠膋等事牽牲奠盎固非同時事也郊特牲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蕭鄭氏以爲卽特牲饋食鉶南之奠而陳氏以爲卽奠盎之奠吳氏亦以爲然然薛氏三禮圖則又云薦熟之際祝以羊酌奠奠于饌南然後取黍稷燔蕭合羶蕭燎于爐炭乃迎尸入室愚謂鄭氏以既奠爲鉶南之奠則特牲士禮固與王侯不合吳氏從陳氏以爲卽奠盎之奠亦覺情事不屬惟薛氏所言時相近禮相接似猶勝于

陳說

陳氏又云鄭氏以祭義所言燔蕭爲朝事禮以特牲所言燔蕭爲饋食禮若然是一祭有兩燔蕭也考鄭氏初無此言惟

孔氏釋祭義頗有此意特牲取胾骨燔燎升首報陽也孔氏又云朝踐時祝取胾骨燎于爐炭入以告神于室出以綏于主前又升首于室至薦熟時祝更取胾骨及蕭與黍稷合燒之如孔氏言則燎胾骨者凡再但饋食時合蕭燭之朝踐時未嘗合蕭也然朝踐之燎胾骨與制肝同時說者以此爲殷禮則周禮于此時不知亦燎胾骨否耳夫求神于陽節通饋食而陳氏乃曰祭義設燔燎羶羶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吳氏亦曰朝事時所薦之血腥所燎之胾骨及並蒸之蒿蕭三者之臭皆以報氣此蓋狃于本文燔燎羶羶見以蕭光在建設朝事之下遂謂朝事亦炳蕭而不知祭義立言重在報氣報魄原未嘗以祭時先後之序言也如以序則鬱鬯灌地乃

瓠瓜錄

卷之四

十六 懷永堂

在祭始豈可次于薦黍稷羞肝肺之下乎且孔氏旣分報氣爲朝踐之節報魄爲饋食之節彼灌鬯于朝踐饋食俱無當何以亦謂之報魄也

禘祫疑義

禘祫之說載在通典者最爲可疑其源始于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又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斷決于是馬融王肅則謂禘大而祫小鄭玄又謂祫大而禘小劉歆賈逵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後又以鄭義弘通端從鄭者因引春秋公羊傳云太事于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至于禘則曰禘于莊公禘于武公旣不于太祖則小于祫也又逸禮記

禘于太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二尸又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又禘以夏禘以秋禘則毀廟未毀廟皆合食于太祖禘則惟升毀廟而不及親廟則禘小于禘也或難王肅以曾子問惟禘于太廟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以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觀禘者以禘是大祭故欲觀其盛禮也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夏商之禮夏祭曰禘而其殷祭亦名大禘長發之歌是也周之時祭改夏曰禴而禘獨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商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爲夏祭之名如左傳所謂禘于武公禘于襄公是四時之祀非經之所謂大禘也鄭據春秋大義乖矣

匏瓜錄

卷之四

七

懷永堂

國語亦曰禘郊不過爾栗明禘最大與郊同也。愚按禘義不明故禘禘大小之說諸儒紛論不定各有援據以證成私見得其一二不詳其二皆因事傳會未嘗有確識也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小記凡兩見諸儒驚于枝辭而忽于正義雖多言廣辨皆無謂之贖說耳伯循趙氏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朱子又申之曰所禘者無廟無主故于始祖之廟祀焉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而羣廟不與禘之義于是始明禘之禮于是始定禘大禘小之說固非禘大禘小之說亦非也。禘惟天子得行禘則諸侯皆用之時禘惟升親廟大禘乃及毀廟以此分大小庶幾于理無

碗。鄭又云天子祭園丘亦曰禘王肅非之元魏高閭乃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夫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園丘而何閭之從鄭亦由不知禘之爲禘故也使其聞趙氏之說必不作此疏脫之解矣。據逸禮記毀廟之主合食立二尸而孔疏又云大禘多主惟云旅酬六尸者毀廟但有主無尸也。鄭玄又述禘禘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于文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孫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下自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則祭于武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后稷文武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其祭禮后稷文武每廟各一日釋祭則同一日禘則備五齊禘則自醴齊而下無泛齊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用四代而下又文武廟無降神之樂此其異也。按鄭氏志禘禘同異之文若此今且置禘弗論而姑以禘之義質之夫禘者合也親廟之主與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廟也親有盡而親親之意無盡以太祖臨之則自太祖以下若戚若疏若近若遠皆一體也今乃分陳于三廟而易日將事先公先王不相接羣穆羣昭不相見名爲合食而禮成于分于禘之義協乎否乎且以文王武王祖功宗德

之盛繼志述事之勤當此殷祭僅與昭穆共夷之主爲近配而終姬姓之世會不得與高圉亞圉合享于后稷之宮則文武之心于是能自己乎否乎禮壞樂崩今無他據未可斷其必不然但以其遠于人情而拂于常理恐非聖人制作之舊而或出于康成之臆說也

魯莊公乘丘之戰

車必有御必有右將戰必卜之吉而後用之重兵事也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此御之罪非右之罪當咎賁父不當咎卜國也公曰未之卜也此乃卜筮之卜非姓氏之卜也未字與本篇末有所歸末之禁也之末同猶云未之卜耳不責其不能御而但曰未之卜若輕于用人以取敗者此莊公匏瓜錄

卷之四

五 懷永堂

譏切之微詞也賁父以爲己罪而死之圍人浴馬白其罪而誅之皆賁父一人之事與卜國無與也鄭氏不明卜爲卜筮而直以爲卜國由此牽連迷謬于是以末爲微末又以死之爲二人俱死又以非其罪爲非二子之罪蓋無往而不誤矣公叔文子升于瑕丘

生前所樂雖死猶拳拳不釋此豈所謂屏耳目之娛通晝夜之變者乎伯玉譏之辭直而意深矣請前之解劉氏爲當至云奪人之田則仍孔氏之誤也夫文子衛之賢大夫觀其與僕同升之一節則權利之際亦必非汲汲者何至取非其有若彼其已甚且又安知瑕丘非卽文子之地而必曰奪之他人也吳氏至引此以證義然後取之疑則又株連巧誣矣

八珍

八者之中惟炮豚若胖頗費劑治其餘則士庶人之常食耳若有力而踰制者則又不止此而天子乃以爲珍膳何其陋也豈所謂用物宏而取精多者乎若曰予一人口腹之需不過如是彼恣求甘美以爲饜足多損于物而罕益于身者皆非予一人之所忍爲也嗟乎此真所謂以一人養天下而不以天下養一人者三代而下此禮亦告朔之餼羊矣

曲禮

曲禮乃天地五臟魂魄心府寓于其事此橫渠先生之說也夫天地安得有府臟魂魄人卽天地之府臟魂魄也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府臟魂魄者以其有禮也禮則有經禮焉有

匏瓜錄

卷之四

三

懷永堂

曲禮焉是皆人之所不能一日無者也然經禮三百皆大經大法其在人也行之有時用之有地至于曲禮則無時不行無處不有開眼便看見啟口便說到舉手卽觸著投足便踏著眞如人之有府臟魂魄雖欲瞬息離之而不可得者人而無府臟魂魄則無以爲人會不知曲禮之爲府臟魂魄也無曲禮則人而無府臟魂魄矣無曲禮以爲人之府臟魂魄謂之無人可也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之謂也曲禮廢則人道廢人道廢則天地亦無以爲五臟魂魄心府而天地亦幾乎息矣

王制

漢郊祀志云文帝旣用新垣平之說作渭陽五帝廟親祀之

又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封禪巡狩事今按當時作王制漢史不載或有是書而亡之或作之未成而廢俱不可知小戴記中亦有此篇說者不考謂卽文帝時所作盧植亦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盧後漢名儒其誤如此他尙何怪哉今戴記王制篇具在會有六經語否會有封禪之義否陳註憤憤亦誤載此說何也

胥鼓南

註以南爲南夷之樂又引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擊鼓以節其音曲故曰胥鼓南也竊詳舊註南夷之樂曰任未有以爲南者又周禮旄人所掌舞散樂舞夷樂及四方之以舞仕者原無教國子之說本註不知何據而傳會若此

匏瓜錄

卷之四

三

懷永堂

且前此學干學戈皆先言學者而後及贊者此獨不言學者而止言節之者不知何謂彼四夷之樂有鞀鞀氏及旄人掌之至于因事用樂亦不過使之陳其舞列奏其聲歌以明王者一統之盛而已非有消融蕩滌之功而必使國子盡審其音盡習其容也若然則四夷之樂與六代之樂幾于無輕重矣。上云春夏學干戈下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詔弦誦與學干戈同時誦有詩歌弦用琴瑟安知南非以雅以南之南而鼓非鼓瑟鼓琴之鼓乎安知大胥之贊太師不若贊小樂正乎此雖無所考徵亦姑志之以備疑問

不王不禘

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

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朱子云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于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愚竊謂不王不禘句當與下兩句連看正是說五年之禘言不是王者則不敢用此禮耳非謂吉禘也信如吳說吾恐四夷之君未必有吉禘之禮而立王來朝則王者行禘禮以接四夷之君亦不知其何所取義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此四句列子亦有之但彼以兩先字換兩學字意殊醒露蓋良冶教子未學爲冶而先學爲裘良弓教子未學爲弓而先學爲箕此正應氏所謂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

匏瓜錄

卷之四

三

懷永堂

不可泛求者疏解語意雖多轉覺泛緩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先薦寢廟

孔氏曰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孟秋農乃登穀註云黍稷于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孔氏以後註證前註而推明鄭氏之意其說非也嘗黍者未識新味而試嘗之也若舊黍則食之久矣何用更嘗之乎且以常食之黍率爾薦廟非時思也非孝享也是黷祀而陳褻味也曰秋時三月既食麻矣仲秋亦言嘗麻何也曰食麻者食舊麻也嘗麻者嘗新麻也曰八月麻熟可薦而嘗五月黍未熟即用舊黍于事豈有礙乎曰不然農書言種黍之候以三月爲上時五月卽熟四月種爲中時七月卽熟五月種爲下時八月乃熟况夏小正所記往耬黍

在二月初又不待三月始種則仲夏黍熟亦物候之常非過蚤也如果未熟何不姑待來月而必汲汲焉取辦舊黍也吾聞薦新未聞薦舊也吾聞嘗新未聞嘗舊也。正文明言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嘗黍鄭註乃曰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由是推之則以絜嘗麥非嘗麥乃嘗絜也以犬嘗稻非嘗稻乃嘗犬也此節註幾于反經曲說拘僻惑人矣命太史贊龜筮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句阿黨則罪句無有掩蔽

此節舊解句讀俱誤又分是察阿黨二句爲刑罪之事不知孟秋命有司脩法制以下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以下季秋趣獄刑毋留有罪其于刑獄可謂盡心之至而無以復加矣

匏瓜錄 卷之四 三 懷永堂

此節特爲詳慎卜筮而言與刑獄無與吉凶是察總承卦兆阿黨則罪恐其有私而顛倒吉凶也阿黨而不加之以罪則卜筮吉凶之類爲人所掩蔽者多矣。阿黨之弊如侯孺之貨筮史崔杼之卜棠姜其來久矣而其最甚者莫如漢貳師之伐匈奴方遣將時以周易筮之得大過九五太卜治星望氣者皆以爲吉旣而貳師兵覆沒遂謂卦兆有反謬試觀大過爻辭禍敗炯然而羣臣心阿天子下黨貳師乃曰必克之卦武帝勿察也以人謀之有阿黨故就鬼神之無私者以質之今反依託鬼神以售其陰計阿黨行則掩蔽眾矣夫興師破虜國之大事天下皆屬耳目焉此其最不可掩蔽者而占兆審卦之流昧其本意顛倒吉凶如是則凡事之稍涉曖昧

可以互爲容隱者將焉往而不用其掩蔽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

孔子哀周道之傷將求之于魯以周禮猶在魯也而魯又有郊禘之僭蔑王章驟侯度則周公又于是而哀矣瞻懷周魯蓋有重哀之之意焉尋繹通章語脈明乎周公之哀在幽厲傷之之後與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平王時正相值若曰魯之郊禘乃成王所賜而伯禽受之者則周公之衰久矣豈待周道既傷而後知之哉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二句不宜分節當連上讀蓋天子祭天地則祝冊告神

匏瓜錄

卷之四

五

懷永堂

之辭曰嗣王某諸侯祭社稷則祝冊告神之辭曰曾孫某侯某觀其祝于始者而嘏于終者從可知也此常禮也此古制也祝嘏所不敢易也大假當作嘏福也其言信其事順福所集也故曰是謂大福與是謂大祥一例魯非杞宋非天子之事守乃越社稷而用郊是變易常古矣不知禮者且以爲康周公以爲明周公之德而孰知周公之衰蓋在此如今本分節則上文之意既未歸結下文所謂莫敢易常古者亦不知其所指也

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此御字必是鄉字之誤蓋御者六藝之一周官註雖有五御之禮然其事有時其用有限曲禮記僕人之禮亦不過數節

可了非禮之至詳至切而不可缺者也昏義曰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王制司徒修六禮亦曰冠昏喪祭鄉相見而經解亦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其他言鄉禮者尙多有之若御禮則未聞儀禮有其篇目而記之備言者亦罕此處廢鄉而數御其誤無疑篇後又云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吳幼清亦不悟御字之誤而反以飲爲鄉飲酒禮食爲公食大夫禮與下八者兼數爲十此其意亦疑鄉飲酒之不可缺而爲是扭合之說耳一誤未祛又增再誤後之人又將何所取正哉。鄉字御字其形頗相似蓋後人傳寫之誤改鄉字則文順而事得其類矣

匏瓜錄

卷之四

五

懷永堂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或云經禮卽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之類是也曲禮又如冠禮中筮日筮賓再加三加之類祭禮中省牲省錢妥侑饋獻之類是也是則然矣顧猶有未盡者試考曲禮所載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毋側聽毋淫視立毋跛坐毋箕此類不可殫舉此皆非冠昏喪祭射鄉朝聘中事然則曲禮之所包者廣矣還從大概說爲是。朱子曰禮儀經禮也卽今儀禮而鄭氏又云奔喪實曲禮之正篇儀禮疏亦云儀禮亦名曲禮若然不知又以何者爲

經禮也

儀禮解序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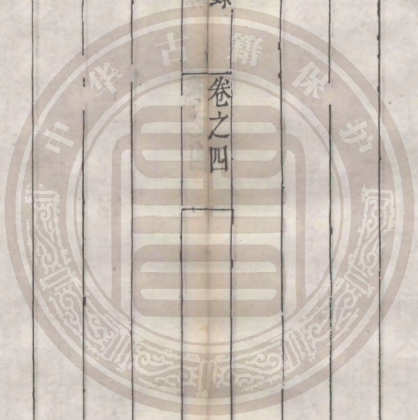
初擬如是後以纂次他書之故意望不周功力有限此事遂成閣廢惟士冠禮一篇稍見一斑今猶存此序一以見吾志一以識吾愧云爾辛酉四月朔夜識

匏瓜錄

卷之四

三

懷永堂



匏瓜錄卷之四終

後學惲毓
縣校字

匏瓜錄卷之五

瀨北芮長恤蒿子氏述

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

東遷以來天子守府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事不復行于天下矣春秋所記皆天子所當行之事也故曰天子之事蓋春秋記事可褒者少可貶者多可褒而天子不能褒故志其事于此以待天下之公是可貶而天子不能貶故志其事于此以待天下之公非是非暴著大義昭明人心震動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直以作春秋爲行天子之事豈不誣乎

匏瓜錄

卷之五

一

懷永堂

春秋託始乎隱

胡氏曰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三綱淪九法斲人望絕矣春秋蓋有不得已焉耳故託始乎隱公也以愚觀之此特其一端耳孝惠尙矣傳聞之詞久則失當聖人闕疑慎餘不敢以是誤後世也考春秋所記隱桓之事簡襄昭之事詳亦可以見其大凡矣至于隱公而下則又無可以託始者桓弑君者也莊父見殺于齊而不能復讎者也閔在位不久又被弑者也僖公魯之賢君然其元年乃齊桓二十七年書始于此則五伯之事又不能備載況文宣以下乎斷自隱公亦理勢之不得不然者

春王正月

春夏秋冬四時之虛位也十一月既可改爲正月則改冬爲春亦何不可傳以春爲夏時疑其非是者眾矣要之此亦無庸多辯也孔子作春秋以正王法誅亂賊今者甫執筆而卽變王法取夏時而加之周王之上毋乃非從周之素心而勇于反古歟抑將何以服乎當時亂賊之心也

尹氏卒 劉卷卒

左傳以爲君氏固難確據公穀皆以爲周大夫而公羊又曰譏世卿夫尹氏信爲周世卿獨不識其何與于魯而卒之也公羊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曰天王崩爲魯主故也然當是時吾未聞魯之君若臣有如周執喪者曷爲以尹氏爲

匏瓜錄

卷之五

二

懷永堂

主也既非魯主則尹氏烏得來告喪而志其卒也定公四年經書劉卷卒此必因召陵同會之故來赴魯史書之夫子存而勿削耳公羊乃曰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則曰天子崩爲諸侯主也當是時敬王在位十四年崩在春秋後劉卷無爲爲主魯亦無因主劉卷而公穀云云何也由此觀之兩家記註前後互相雷同蓋因仍習慣之說非當時事實也。陳周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而爲鄭所獲囚諸尹氏公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則尹氏之卒公或德之而主其喪比于大夫而卒之聖人以爲變禮而書之未可知也附以備聞

滕子來朝

桓二年滕來朝貶而稱子先儒以爲時王所黜胡氏曰非也信如是春秋豈復作乎殆春秋惡亂賊之黨而降之也胡氏之言過矣魯桓弑君滕君無與但不當來朝耳加之譏貶何至已甚如是且終春秋之世滕不復稱侯豈其子孫皆亂賊之朝歟抑惡其先世而及其後人歟觀桓公八年曲沃武公滅翼周桓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是時王綱猶未盡泯也滕國小而弱易于制馭王法不行于強大安知其不盡行于弱小也。程沙隨云此是滕國自貶降朱子取之且引鄭伯朝晉子產爭承之事以證其可從但當時伯術未興列國未必有供獻貢賦之制又滕與魯兄弟之國其修朝禮不過邦交之素亦未必以貢賦來也當考

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蔡人殺陳佗

胡氏曰書蔡人者善蔡人知佗之爲賊故稱人討賊之詞也書陳佗者善陳國之不以佗爲君故稱名當討之賊也此胡氏求深之說也穀梁子曰陳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不知其爲陳君也而殺之春秋直書其事殊有慶幸之意蓋憫當時之無天討而幸罪人之終不得其死也蔡人雖無討賊之心而適加刃于佗陳佗固有可誅之罪而適假手于蔡人眾詞也名惡佗也非有所善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氏曰嫡冢始生卽書于冊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本防爭奪也若然則文成亦嫡冢其始生何以不書而獨書莊公也

莊母姜氏通齊襄疑于亂族矣其譖桓公于齊襄則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而猗嗟之刺莊公亦曰展我甥兮齊魯之口其不自乎春秋于其生也書月書日謹而志之蓋姜氏以三年九月歸于魯至是凡三年矣詳其始生明其爲桓公之子也明其爲桓公之子者所以正莊公也正魯也此春秋別嫌闡幽之微意也

葬蔡桓侯

啖助曰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蔡季行事無所考而劉敞啖助交賢之蓋以經之字之歸之而遂斷其賢耳不曰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乎至于請諡之事時勢可疑蔡侯以六月卒蔡季以八月歸即以癸巳葬律以五月而葬之禮所謂不及時也不及時而葬是有慢其君父之心矣將毋蔡之臣子無意于尊其君而因而侯之適合于正乎不然則史記舊文之誤也使蔡季能請諡獻舞能聽之必不至于昏迷不恭而見執于楚矣

夫人孫于齊

夫人固在齊而言孫于齊何公羊曰念母也胡氏曰全恩也皆非也往年如齊姜之惡未著也公喪至而姜留齊他日得以好歸則姜氏弑君之惡猶未著也故特書孫于齊者重外姜氏也莊卽位矣桓喪及期矣姜于是負罪以出則大惡有所在而夫人義不得復歸魯古者出母與廟絕況與弑君乎春秋疾之甚而猶以爲念母全恩何哉。明年冬姜氏會齊

侯則前此已復歸魯矣而經不書若初未嘗歸者後此會者三享者一如齊師者一再四備書不厭其煩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聖人之深意存焉此亦其一端也

紀侯大夫其國

國受師而君出則曰奔奔者急詞也國無師而君出則曰去者緩詞也大夫者委之而去去而不反也其僅得無貶者蓋憫其迫于强大有所不得已而然非與其不爭而去亦非與其不以所養者害人也諸侯守國效死爲正不顧而去免難于一身耳其于失地之君相去蓋不甚遠也紀季當君未去國未亡之時先以鄫入齊以爲民望解上下之體喪忠義之氣雖曰請立五廟會何補于存亡之萬一乎書以書入蓋匏瓜錄

卷之五

五 懷永堂

憫之之意寡而罪之之意深矣考左氏桓五年齊侯如紀欲襲紀也六年公會紀侯于鄫紀來咨謀齊難也齊之圖紀非一日矣君臣之間謂宜臥薪嘗膽開誠布德固國本收人心齊襄雖暴何畏焉設有不幸則君死社稷臣死封疆子死其父弟報其兄國雖滅大義伸矣不知出此而臣棄其君君棄其國奄奄就盡何其輕弱而無志也

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

所俟者陳蔡也用我師者齊也所俟非所從所從非所俟比而觀之若無所適主聽其偶然而用之者苟少有恤眾之心必不至是極矣況于釋父讎而虐同姓此尤罪之大者

徙義傷勇

子糾小白孰兄孰弟必有能辨之者但管仲之宜事桓不宜事桓義不係于子糾之當立不當立糾卽不當立管仲亦不宜事桓夫子取管仲以其功在天下不忍沒其善故耳至于相桓之事置而不論其微意亦可見矣今胡氏以管仲相桓爲徙義是教人臣懷貳心以事君也是藉傾危反覆之徒以口實也召忽之死忽之分也不然生則從之死則棄之克則享其榮不克則避其難是亦古今之大惡矣管子天下才其身欲爲天下用不願爲溝瀆之諒夫子推其不死之心蓋如此今胡氏以召忽之死子糾爲傷勇而直比之匹夫匹婦之自經亦謬于殺身成仁之旨矣

匏瓜錄

卷之五

六

懷永堂

北杏之會

莊十三年春會于北杏齊侯稱爵諸侯稱人胡氏曰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無君故貶而稱人齊桓能救亂安中國脫民于左衽故與之而書爵果若是是二三之說也使桓之主會而是歟則桓在所與會之者亦在所與也使桓之主會而非歟則桓在所貶會之者亦在所貶也今一事也而予奪異詞人將何所取衷乎穀梁得之矣

莊公娶哀姜

公生三十六年而後成昏于齊胡氏以爲文姜制之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故失時如此以今考之非也莊公之爲人蓋自棄于禮法之外而不復以內事爲重者也殺其父而

不怨通其母而不恥割臂盟孟任而不嫌人道于是乎絕矣其結昏于齊蓋畏齊桓之強而欲親之也往年七月文姜死今年七月盟于防以議昏由是躬納幣遇于穀盟于扈丹楹刻桷以誇之宗婦用幣以覲之莊之迷亂失志自如此姜氏何與哉

慶父如齊

穀梁曰奔也諱之也胡氏曰不書出奔而曰如者見慶父主兵自恣出入自如而國人弗能制也胡氏之意深矣然慶父實如齊非奔也慶父之弑子般蓋假手于圉人犖般既弑而復誅犖以歸獄此其計亦狡矣此其謀亦隱矣其如齊也欲僞出以滅其迹也夫君薨子弑此豈爲人臣者優游外交之匏瓜錄

卷之五

七 懷永堂

日乎春秋因而書之讀者比而觀之亦以見亂臣之心勞日拙欲蓋而彌彰矣

楚屈完來盟

不書使公羊曰尊屈完也穀梁曰權在完也皆非也然則曷爲不言使尊齊桓也言使則是以屈完當齊桓不言使則是以楚當齊桓也以楚當齊桓者尊齊桓也亦尊諸侯也若曰完之來盟也以楚來也不與楚之使大夫以盟諸侯也

里克殺奚齊弑其君卓

皆獻公之子操刃者皆克也于奚齊則曰殺其君之子于卓則曰弑其君前後異詞何耶或曰君未葬則書殺已踰年則書弑若然則商人弑舍亦未踰年何以成其爲君而書弑也

愚則謂春秋于此蓋有原情定罪之意焉奚齊者驪姬之子卓者其娣之子也姬之謀殺太子逐羣公子皆以奚齊故非爲卓也至于申生縊重耳夷吾出而奚齊亦將自慶矣母愛子抱則奚齊有望而卓無望奪嫡階亂則奚齊有爲而卓無爲向使奚齊不死卓不可以免乎奚齊有罪而卓無罪殺奚齊罰已重矣而又殺卓是遷戮無已時也夫非吾君之子歟春秋于奚齊書殺而不成其爲君者所以懲寵嬖覬覦之心于卓書弑而明其爲君者所以杜亂臣假公憤以成私圖之漸胡氏之責里克表臣節可謂正大詳盡矣但于經中輕重之旨未悉恐難以遠服克也

齊桓城三國

卷之五

八

懷永堂

城邢則再序三師城楚丘則不書諸侯城緣陵則諸侯不序書法各異胡氏論之詳矣比事而觀義猶未備城邢再序者救而後城也閔元年春齊人救邢僖元年春齊宋曹之師救邢救之而又救之而後從而城之三國之于邢可謂勞矣振患恤鄰之誼盡矣故再序三師以美諸侯之協志也其于衛于杞則未嘗救之而徒爲之城也遷楚丘以避狄遷緣陵以避淮夷其城之也以爲猶愈于亡焉美之也與其亡而城之曷若逮其存而救之以是爲有未盡也故略其詞以示貶也其書諸侯者會而謀之也其不書者桓未嘗會而謀之也不繫之衛與杞者何國也繫之則疑于邑也曷不曰城衛城杞也非猶夫邢之既遷而城也待其定而舉國也

春秋爲賢者諱

此公穀之說而胡氏常用之習而不察者多矣夫賢者何所諱諱其心耶諱其迹耶以爲諱其心則賢者之心無可諱以爲諱其迹則賢者之迹不必諱光明正大之義賢者行之三代直道之公聖人筆之有可諱非賢者矣爲之諱非春秋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可也是臣子忠厚之心也爲賢者諱何哉

齊桓公

桓公入齊元年魯莊公之九年也卒于僖公十七年在位四十二年定齊五年始合宋陳蔡邾爲北杏之會前三年滅譚是年滅遂明年會于鄆以服宋又明年復會于鄆而齊始伯

匏瓜錄

卷之五

九

懷永堂

明年冬以鄭成而會諸侯同盟于幽越十年至莊二十七年桓之十有九年也復會宋魯陳鄭同盟于幽于是諸侯服從者眾而齊伯成矣明年春奉王命以伐衛秋荆伐鄭齊會宋魯救鄭二十二年秋降鄆冬伐山戎二十五年閔公之元年也齊救邢僖公元年復救邢邢遷而爲之城冬會諸侯于榿二十八年城楚丘而封衛焉恤鄰之誼勤矣秋盟于貫而江黃至明年會于陽穀以謀伐楚明年侵蔡伐楚而屈完來盟于召陵攘夷狄之績者矣奈何楚方受盟而遂執轅濤塗以侵陳也三十一年僖五年也盟諸侯于首止以定王子鄭伯不盟明年復會諸侯以伐鄭楚成王伐許以救鄭諸侯遂去新城而救許明年以謀鄭而會諸侯于甯母又明年會王人

而盟諸侯于洮又明年復會諸侯盟于葵丘以申天子之禁桓公尊周定伯之心蓋至是而大遂矣三十九年會諸侯于鹹而戊王室明年城緣陵而遷杞明年會盟于牡丘而令諸侯之大夫救徐明年諸侯會于淮謀城鄆而不果又明年爲徐伐英氏蓋四十三年也公之居位亦久矣尊王攘夷不可謂不正招攜懷遠不可謂不順會盟征伐不可謂不勞事稽成就若斯而已原其初不過好功喜名未嘗有爲天下之實凡所設施非由惻隱而望其持久不變不亦難乎功見名立志得意滿于是驕縱之心勝顧畏之慮微雖欲強自鼓舞克終大業而中衰已甚矣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若仲者其斯爲桓公之臣也與

匏瓜錄

卷之五

十

懷永堂

宋襄公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天國以宋襄之事觀之信矣天國以下大國小國以下小國以小國而欲制大國必至于犯人之怒以辱其身而取譏于天下宋襄其明驗也僖公十八年實襄公之九年當是時齊桓新卒中國無伯襄公始奉孝公以伐齊敗齊師立孝公而還明年春宋人執滕子嬰齊夏盟于曹南而公使邾人戕鄆子秋宋人圍曹二十一年盟于鹿上秋會于孟明年夏宋衛許滕伐鄭冬及楚人戰于泓又明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宋公卒先後五年耳其伐齊而勝也幸也乘齊之亂也非力能制齊也執滕子滕弱也曹南之盟與者曹邾耳曹邾弱也用鄆子鄆弱也圍曹曹雖

弱猶不服也鹿上之盟齊楚皆在蓋求諸侯于楚而來會也非能致齊楚也孟之會楚鄭陳蔡曹許皆在幾于得眾乃會未畢事而身見執國見伐後雖盟于薄以釋公亦何以洗其恥乎猶不知戒而會師伐鄭鄭未服而楚救至矣泓之戰司馬之諫不肯從子魚之謀不見用師敗身傷一跌不振多見其不知量也國小而志大勢弱而謀強圍執人人亦執之圖傷人人亦傷之圖圍人人亦圍之五年之間召禍孔亟伯業未就賁志以沒豈不哀哉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人圍宋晉文聽子犯之謀而伐曹衛將以救宋也春秋不與其救宋而直書侵曹伐衛又書楚救衛以罪晉其待晉文匏瓜錄

匏瓜錄

卷之五

十一 懷永堂

不已嚴乎夫楚合諸侯圍宋其情亦孔亟矣使晉文而誠有攘夷狄恤鄰國之心則成師以出直指宋都解其旦夕之危可也計不出此而乃懷楚惠緩宋難伐無罪之曹衛以洩私怨首事如此卒得諸侯以伯中國先穀所謂師武臣力是也

晉文公

僖公五年晉文公出奔狄至二十四年始復國明年卽位之二元年納襄王而經不書僖二十八年晉文四年也春侵曹伐衛三月入曹執曹伯夏四月敗楚師于城濮五月盟諸侯于踐土冬復會諸侯于温而天王狩于河陽晉人于是執衛侯歸之京師又會諸侯圍許明年夏使狐偃會王人及諸侯之人于翟泉而謀伐鄭明年秋與秦人圍鄭三十二年冬晉侯

卒在位八年出亡之日多享國之日淺其經營定伯之事盡于戰城濮之一歲矣召天子執國君弱曹亂衛雖有勝楚之績而所傷者實多鄭雖負與楚圍宋之罪今列之盟會者再矣文公追維舊嫌怒猶未息興師圍之向非秦伯先還能無受其酷禍乎大抵晉文之智狡于齊桓而度狹于桓輔之之人倍于齊而才劣于齊桓之規模先定故尊周攘夷行之有漸文之規模不先定故急于取威而緩于救患長于使詐而短于從仁天假之年猶或可以晚蓋而不意其奪之速也嗚呼齊桓晉文之事孔門所不道今且準功掩過則晉文之可道者尤寡矣

魯文公即位

匏瓜錄

卷之五

十一 懷永堂

魯十二公隱莊閔僖不書即位隱攝也莊閔僖繼弒君也桓宣亦繼弒君而書即位者與聞乎故也胡氏曰不書即位上不稟命于天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也夫不承國于先君與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義同至于稟命天子之說求之魯君不盡合何也魯公即位不復稟命蓋久而莫覺其非猶之僭郊禘用天子禮樂不待春秋示譏也書亦譏不書亦譏如以不請命而不書即位則文成襄昭諸公豈常入見天子稟命而後即位乎何以亦書即位也胡氏之說窮于此矣均之不稟命而即位也而春秋或書或不書吾恐聖經立義不若是之疏也

晉侯伐秦

文四年

秦伐晉

文十年

秦晉結怨于殺嗣後秦再伐晉至是晉亦再伐秦然三年秦稱人今晉稱爵何也胡氏曰春秋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此求深之說也殺師歸秦誓作君臣警動修政自強此其心豈嘗一日忘晉哉彭衙不勝繼以王官彼來伐此往報皆常情耳不曰兵端固始于秦乎書秦人貶而惡見書晉侯不貶而惡亦見如以晉襄爲不足罪而直書其爵則春秋所載其惡有甚于晉襄者何故復加貶絕也胡氏又曰晉襄報伐而無譏後此秦不復報晉其善可知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也此又不然晉侯伐秦在四年秋五年秦人入都六年春而秦伯卒其不伐晉蓋力有不及也非能報而不報也使秦伯而在安知其不報晉乎文公十年秦康公伐晉取北

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徵經書秦伐晉狄秦也說者考據左氏不當狄秦而疑其有關文胡氏則以左傳爲不足據而取程氏之說以爲秦人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噫亦甚矣令狐之役既召公子雍于秦而復背之又敗其師罪宜專在晉秦卽報之亦常情也卽欲貶之稱人足矣絕而狄之不已過乎兵爭之事王法所禁義理所不容較之恃強大虐寡小貪人土地絕人宗祀則輕重遠矣滅人之國春秋未嘗以夷狄加之今以加于報怨之憤兵何其僨也夏五之疑聖人所憤苟于義有難通姑與存其始末有如因文附會直以己意斷之吾恐當其情者寡耳晉不宜書爵而書爵秦不宜舉號而舉號錄兩春秋之義者亦烏得釋然也

秦穆公宋史王齊至自齊晉晉其羊音燕封而不尊王命出

穆公亦五伯之一史稱其用孟明霸西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周天子以金鼓賀之可謂盛矣春秋所書何其略也魯僖公十五年戰于韓而秦伯始見經二十八年晉文合諸侯于溫而秦人始與會是年城濮之功秦與焉明年翟泉之盟秦亦與焉又明年與晉圍鄭私盟而還三十三年春入滑夏敗于殽文公二年伐晉敗于彭衙明年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封殽尸而還六年而穆公卒自僖元年卽位至是三十九年矣而書于春秋如此其略者蓋其地僻處西陲絕遠山東諸國中間又爲晉所隔晉強秦晉未親勢不得越晉而與東諸侯會盟侵伐之事故記于春秋者少惠懷以來秦多因晉匏瓜錄

卷之五

十四 懷永堂

而見左氏載之詳矣獲惠公而復赦其過定文公而不矜其勞違蹇叔而知悔用孟明而不貳好名樂義其天資必有過人者吾獨怪秦誓所稱傷媚嫉思賢才慨然感悟而身沒之後生殉三良何其言之深以切而行之大相謬戾耶抑孟明諸人忌之耶嗟乎此其所以終于霸西戎也與西戎與王

單伯

書大則手與晉國而發三十三年春大畱夏單

一單伯也始終以爲周大夫者左氏也始終以爲魯大夫者公穀也單伯始因王姬而見左氏以爲送王姬公穀以爲逆王姬逆自魯送自周一字之間周魯分矣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明年單伯至自齊胡氏曰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至自齊皆書其字者無往而不尊王命也

胡氏之說從公穀矣單伯既爲魯之命大夫則其卒也必有加禮必見錄于魯史考之于經未有書單伯卒者非史失之也魯史不卒周大夫故也或曰單伯既非魯大夫則其如齊至自齊曷爲詳書于魯史乎曰魯人藉單伯以王寵請子叔姬于齊齊人執之既則許其請而釋之彼來致命于是齊人來歸子叔姬此皆魯事也詳錄之者所以備一事之始末也公穀記子叔姬事與左傳大相戾以經書齊人來歸子叔姬之文斷之明乎叔姬無罪而左氏爲可信公穀爲不稽矣叔姬之事之誤如此則逆王姬之說未必非傳訛也古者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而致事春秋之時或不循此禮大約相去不甚懸絕單伯自莊元年見經至是歷四公八十餘年矣無論

匏瓜錄

卷之五

十五 懷永堂

叔姬曖昧之事其所必無乃年踰耄耄而奉命出疆亦理之有可疑者

盟齊懿公

商人弑君之賊魯畏其數來侵而要之盟可謂無是非之心而怠于自強矣行父請盟于陽穀不肯盟者齊侯也春秋書曰齊侯弗及盟爲若齊欲盟而弗及與魯盟者外齊侯也外齊侯所以惡齊侯也公子遂復納賂而求盟于鄆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年盟明年復來伐畏其伐而復與之盟于穀襄仲拜盟未久而齊侯又戒師期使商人不死魯安得恃盟而寔居也弑君之賊反覆無信襄仲聽之其臭味然矣若行父所稱三思而後行者舉動如此能免謀國不臧之罪哉

胡氏之說從公穀矣單伯既爲魯之命大夫則其卒也必有加禮必見錄于魯史考之于經未有書單伯卒者非史失之也魯史不卒周大夫故也或曰單伯既非魯大夫則其如齊至自齊曷爲詳書于魯史乎曰魯人藉單伯以王寵請子叔姬于齊齊人執之既則許其請而釋之彼來致命于是齊人來歸子叔姬此皆魯事也詳錄之者所以備一事之始末也公穀記子叔姬事與左傳大相戾以經書齊人來歸子叔姬之文斷之明乎叔姬無罪而左氏爲可信公穀爲不稽矣叔姬之事之誤如此則逆王姬之說未必非傳訛也古者五十命爲大夫七十而致事春秋之時或不循此禮大約相去不甚懸絕單伯自莊元年見經至是歷四公八十餘年矣無論匏瓜錄

卷之五

十五

懷永堂

叔姬曖昧之事其所必無乃年踰耄耄而奉命出疆亦理之有可疑者

盟齊懿公

商人弑君之賊魯畏其數來侵而要之盟可謂無是非之心而怠于自強矣行父請盟于陽穀不肯盟者齊侯也春秋書曰齊侯弗及盟爲若齊欲盟而弗及與魯盟者外齊侯也外齊侯所以惡齊侯也公子遂復納賂而求盟于鄆正是不可以已乎今年盟明年復來伐畏其伐而復與之盟于穀襄仲拜盟未久而齊侯又戒師期使商人不死魯安得恃盟而寔居也弑君之賊反覆無信襄仲聽之其臭味然矣若行父所稱三思而後行者舉動如此能免謀國不臧之罪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寔儀行父于陳

此入而殺也曷爲先書楚人殺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胡氏曰與楚子之能討賊也此說失經意矣使誠與楚子之能討賊則當書楚子伐陳殺夏徵舒不當云楚人殺之也楚人殺云者使若眾殺者然不以討賊之功歸楚子也徵舒既殺則討賊之事畢矣楚子可以無入陳矣後書入陳若楚子之興師本不爲討賊而入繼書納公孫寔儀行父子陳又若楚子之入陳本爲納二子而入也二子亂陳國滅夏氏汚大倫比之徵舒弑君其罪不容末滅楚子入陳而納之者非不能察其惡也惟恐陳之安靖而致疾于其腹心也初動于利而入

匏瓜錄

卷之五

十六 懷永堂

陳繼怯于義而封陳終致其疾以禍陳曾謂有討賊之義者而迷亂若此哉書法先後固春秋微旨所在但知其爲與楚莊而不究其所以與亦昧于治亂持危之道矣

楚子圍鄭

胡氏曰楚子縣陳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蓋以其有討夏徵舒之功故雖憑陵諸夏近造王都猶從末滅于此見誅亂討賊之重此說非也春秋之義功不以罪廢罪不以功掩夫討亂臣討賊子固大倫所急然以其有討賊之功雖有他罪概從末滅是誅一賊復縱一賊也胡氏之意可謂矯枉而失中矣楚將縣陳隨復封之陳實未滅惡得言滅其于鄭也雖入門至達隨退師三十里而

與鄭平楚師無害安得言人書人陳書圍鄭猶之據事之文非有心于末滅也若曰不探其惡而誅之則春秋于楚子有恕詞焉庶乎可耳

鄭之戰

胡氏曰傳言救鄭而經不書救蓋以楚能討賊而晉不能討賊也楚既退師與鄭平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矣故書法如此非也楚之圍鄭已越三月不爲不久矣晉無急難之心出師延緩至于國破君辱而救始至雖曰勞民曾何濟于事乎既知其無濟又不能全師而歸復與楚戰是志不在于救鄭而在于敗楚也志不在救鄭故不書救鄭志在敗楚故晉書及春秋之情如此胡氏之說正而迂矣

匏瓜錄

卷之五

十七

懷永堂

有年 大有年

桓三年書有年宣十六年書大有年先儒皆以爲志祥而程子獨以爲記異胡氏從之信可謂得言外之微旨矣追維春秋之意疑公羊所謂以喜書者其義尤長何也桓宣得罪于天固宜見罰獨不曰其君有罪其民無辜乎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如桓宣民無所恃矣今也與之以年是天不遺斯民而惠之以安寧也豈非民之幸哉且魯諸公皆不書年而獨于桓宣而災及其民之驗春秋存此非徒幸之亦以憫之也如以爲異而記之則是春秋之意揣于惡桓宣而哀矜百姓之意寡矣

楚莊

魯文公十四年實楚子旅之元年至宣公十八年而卒在位二十三年卽位三年而與秦人巴人滅庸宣元年與鄭人侵陳遂侵宋宣三年伐陸渾之戎至于洛而觀兵焉夏侵鄭明年冬楚子復伐鄭明年冬楚人伐鄭宣八年楚人滅舒蓼冬師伐陳明年楚子伐鄭明年楚子又伐鄭宣十一年楚子之十六年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先是晉楚爭陳鄭用師于陳者二于鄭者五至是而陳鄭受盟矣冬入陳殺夏徵舒明年春圍鄭夏敗晉師于邲冬滅蕭宋人救蕭明年夏楚子伐宋明年秋楚子復圍宋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楚自熊通僭號以來日以侵蔑諸夏爲事傳文至成抑又甚焉商

匏瓜錄

卷之五

大

懷永堂

臣弑顏自立楚莊繼之用賢恤民修政立事兵甲非不多也智計之士非不廣也而所爭者止于陳鄭貳則伐之服則舍之嗟乎楚莊可謂不勤遠略者矣使他人當此吾不知中國之受其毒者又將何如也勢強于文成而不敢盡其力義正于共靈而不敢大其欲此所以終得陳鄭摧晉師而雄長南服也乎如楚莊者可謂不勤遠略者矣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

斥晉侯執曹伯而曹伯不名者惡晉侯也何惡焉惡晉侯之緩于討賊也十三年秋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至是又二年矣負芻篡奪國人

不與伐秦之役諸侯皆在還師定之力不勞而大義舉矣晉

人不權于輕重釋憤則勇而爲義則怠望望然去之待其君臣既定上下相安然後再會諸侯以執曹伯使曹人得有辭以請雖欲置之典刑而其勢有所不能矣故于此斥晉侯以惡之胡氏以爲與其爲伯討非也曹伯歸自京師而不名胡氏以爲累乎天王者是也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限有異說曰滅國中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若然則楚莊納公孫宣儀行父書納矣春秋豈與其納乎不書納者罪魚石也魚石之志在于入彭城也春秋記事本人情情見而義定焉孔儀二子得罪于陳不敢復入向非楚子納之陳人蚤已剗刃于其腹中矣罪在納者而二子匏瓜錄

卷之五

五 懷永堂

之罪不貶自明故書曰納魚石之于宋其族強其罪輕其同出者厭怨華元之拒已欲歸而與之爭其本志也披四子入彭城資楚力焉耳罪在入者而納之者之罪不貶而自明故但書曰入

莒人滅鄆

左氏載鄆見滅始末明且詳矣穀梁則有異說曰滅國例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滅而時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胡氏信之誤矣考春秋所載有滅中國而時滅夷狄而日如楚滅莒晉滅潞氏之類是也月與不月豈足據乎前年鄆世子巫如晉公羊亦有取後乎莒之說夫經書世子明乎鄆君尚在世子猶尙未立也此豈取後時乎正

其名爲世子此豈負取于莒之罪者乎鄙人旣立異姓以取滅亡則經當有變文以垂戒于後不宜以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予之也公穀之說其無稽亦可見矣胡氏信之復爲深文之說推而比之于黃歇呂不韋是節莒有曖昧之事而春秋有曖昧之筆也去侮聖人之言者幾何

鄭伯卒于鄆

三傳皆以爲弑而經獨書卒胡氏從公穀之說一則曰爲中國諱一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皆非也中國弑君之惡春秋不諱者多矣以爲鄭大夫欲從楚而弑其君故聖人爲之諱此何義乎鄭伯以如會而見弑諸侯豈不聞正宜明著弑君之惡以罪諸侯之不見討而反諱之是脫罪人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也君父天倫而忍于操刃其罪已甚于夷狄不待卽荆楚棄諸夏而後爲夷狄之民也設使鄭伯欲如楚大夫勸之鄭伯不從而弑之遂可謂非夷狄之民乎夷夏之防春秋所謹至于弑逆之罪又不因此而加其重輕以爲聖人至是而傷之甚懼之甚故書法如此是前此書弑君聖人猶未之傷未之懼也鄭人弑君僞以疾赴魯史承訛而書之書曰丙戌鄭伯髡頑卒必其舊文然也夫子修之以是爲失其實又重于改卒爲弑故地于卒之下以明其弑復書如會于卒之上以明其爲如會而弑又書未見諸侯以明鄭人之得以弑其君旣弑矣而又得以隱其惡辭繁而不殺正以表暴鄭大夫弑君之罪耳公穀之說何其迂緩而不切也

邢丘之會

魯襄公八年卽晉悼公八年也晉侯鄭伯魯齊宋衛之大夫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蘇轍曰大夫稱人眾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眾所安也胡氏曰大夫稱人貶之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使政在大夫而君若贅旒此其漸也蘇氏之說胡所不取乃胡氏則亦有未當者何也大夫擅權春秋所惡然前此專帥師專盟會書以示貶者多矣朝聘雖重事豈尤重于會盟侵伐而于此貶大夫以謹始乎然則書人之義何居周室衰微徒存虛號會盟征伐伯主專行與國畏其威力歲朝時聘怠于天王而勤于伯國由來久矣然其名則猶曰邦交也繼好也今乃大夫合諸國而命以

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朝聘之數是晉儼然以天子自居而諸國亦儼然以天子奉之矣昔奪其實今并奪其名將置共主于何地乎吾未聞桓文之世而有此也大夫書人惡之也惡其忘天王而奉強國也卽使諸侯親聽命而春秋弗恕也若然則晉侯鄭伯無貶詞何也君臣之詞也不以諸侯混于大夫而概稱人也

吳子乘卒

吳楚皆明德之後而變于夷僭王之罪吳與楚等猾夏之罪楚大于吳春秋所書互有進退其旨不可不考也僖公十九年諸侯與楚成盟于齊春秋諱魯公不書而人諸侯以見惡至公會吳于鍾離于戚于相雖殊會而大夫諸侯無貶詞吳似稍進矣楚放書卒自莊王始魯未嘗與莊會盟楚人未必

來赴而春秋卒楚子疑特筆也壽夢始見經而春秋錄其卒雖以三會之故然予之不已速乎吳由此而進則數十年後當與中國並及考襄昭定哀之間卒稱吳子聘會間一稱之會于戚一書人其餘皆以國舉終獲麟無加何也若楚則進號而國而人而師而子而大夫公子盡中國之辭以予之故由前而觀疑于進吳由後而觀又疑于進楚春秋豈有所容心哉以立國之規模斷之則吳之終于吳而楚之不終于楚亦可備見矣

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何以名惡衎也何惡焉惡其殺剽也剽之弑衎致之也已
有國而已失之亡無愛徵又誘人臣弑其君以求復國是見
匏瓜錄 卷之五 主 懷永堂
利而忘義也資亂臣以得位將覲顏而君之雖無公孫免餘
之謀可逆知其不終矣甯喜殺而書官明喜爲衎之黨衎實
使喜弑不得以討賊之辭加之喜也縛出奔而書弟明衍既
得國忘其急難安意肆志將不有其母弟也若是者所以惡
衎侯也然則子鮮之約喜非乎曰非也縛之言曰逐我者出
納我者死賞罰無章君失其信則猶見利忘義之意也穀梁
不曰縛之去合春秋乎曰奚合焉前之失正雖欲不去不可
得也多而能亡于我何爲右宰穀固已豫料之矣若縛者謂
之自全則可耳于春秋奚合焉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按左氏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

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其誤甚矣孫林父初見惡于衛定公而奔晉晉強歸之衛強受之其後又逐獻公至是又以戚叛得罪兩君據土背國是必誅之罪也晉爲盟主不能致辟乃貪戚之在晉反爲之會諸國以疆其田取之衛以與孫氏害義傷道無踰于此故前此襄十四年士句會諸國之大夫于戚以定衛經但直書以志譏而澶淵之會則書人以示貶然則良霄何以不書人曰是亦鄭之林父也不足貶也公何以不諱曰苟吳聘而召之也非公罪也傳書晉人執甯喜衛侯爲是如晉晉人執之經何以不書執衛侯曰隱之也不與晉之爲臣執君也

溴梁之會

宋之會

菟瓜錄

卷之五

三

張永堂

會于溴梁會諸侯也書曰大夫盟罪諸侯也若曰諸侯安在而使大夫相與盟也會于宋會大夫也書曰諸侯之大夫盟罪大夫也若曰猶有諸侯在焉大夫其忘之乎安得相與盟也

吳子使札來聘

季札之事與夷齊不同夷齊不容不讓而季子可以不辭胡氏論之詳矣然于春秋之旨猶有可疑者胡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焉嘻甚矣辭國者札也辭國而亂生則季子所遭之不幸也窮事之流弊而歸罪于所從來又假他事以示譏春秋不若是之甚也吳君之位初非季子之有也分也父若兄交致之

季子可以聽矣季子終不聽其父兄而君吳也而終退老焉
得毋傷于介乎故議季子者謂其守節而失時措之宜則可
謂其辭國而生亂則不可謂春秋不貴季子之辭位故略其
氏與字而不爲特書以褒之則可謂責其生亂而因事名之
以示貶則不可

叔孫豹

襄二年穆叔始見經其後會諸侯盟大夫間鄰國宣力于魯
者三十餘年間考行事可謂爛于典禮婉而有文矣號之會
以死衛國不以貨免侃然生還雖社稷之臣無以踰此其後
乃受制于一豎牛殺孟丙逐仲壬父子相夷幾亡厥族卒以
餒死何其明于遠而蔽于近也孔子有言唯女子與小人爲
匏瓜錄

卷之五

孟 懷永堂

難養始而狎之授彼以意既而忽之投我以隙久而安之遂
爲小人所困矣穆子束修寡過周旋齊宋晉楚之間而無失
墜一旦牽于私寵棄其生平豈獨豎牛之罪哉此君子所以
貴正身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而卽稱人何也胡氏曰吳封慶封崇惡也楚圍朱
方殺慶封討罪也吳入棘櫟麻以報楚狄道也楚于是以諸
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
其說亦善于傳會矣吳之崇惡所不必言楚之討罪春秋不
與入棘櫟麻經亦不書今又會諸侯伐吳吳楚行事等耳斯
師何名而善于吳也越始見經而書人此其榮等于大夫之

書字踰于諸侯之書爵矣乃因其從楚伐吳爲可進此豈誅亂討賊之義舉乎既非誅亂討賊之義舉不宜進越之遽如此也楚虔親弑君致諸侯執徐子伐吳滅賴逞志佳兵玩武無厭今復牽率諸國毒民以死此春秋所深惡而當加貶絕者然八國興師徐越與焉欲人楚子人諸侯而并人徐越則諸國疑于貶而徐越疑于褒欲爵楚爵諸侯而徐越僅以國舉則徐越得其本稱而諸國又無以示貶立義之難如此故寓貶于褒而人徐越以見意若曰以不識順逆之中國一再出師相率從弑君之賊猶儼然稱侯稱男稱子則僭王之徐越因而稱人亦何不可之有與前年會于申而不殊淮夷之例同皆浮海居夷之類也失其大旨而誤爲善楚進越雖欲

匏瓜錄

卷之五

五

懷永堂

比事附會以申其說去聖人之意遠矣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虔非比之君也胡氏曰否比與虔君臣之義未絕也引經以斷之可謂有據矣要于比之情事終未切也然則春秋書其名者何歸獄之詞也不識順逆冒昧而歸不量事勢冒昧而立此則比之罪也比不歸虔不弑比歸而虔弑虔弑而比王禍機相湊比嫌于有利國之心矣既有利國之心則楚人弑君之惡不歸之比而誰歸乎然不再書比弑其君而文承乎自晉歸于楚之下則比之因人成事變起倉卒非猶植根養奸謀先定而後舉者又可見也曰殺而稱公子何也不成君

也不成君者明比之罪也比弑而代則當稱君比弑而不代則當去族今書公子明乎比之弑非親焉者也比實自殺而曰棄疾殺之何也曰棄疾之于比股掌玩之矣奉之以空名恐之以眾怒使比爲首惡事將定而逼之已承其後而收其利棄疾之志不已慘乎著于殺比所以分惡也

意如至自晉

意如不書族而叔孫舍何以書族胡氏曰賢叔孫也信也此猶舉其生平而斷之非就事論事之義也叔孫之執非其自取也其歸也晉人禮而歸之也故春秋以族書若意如則異是已伐莒取邾者非意如乎致南蒯之叛子仲之奔者非意如乎凌虐小國取非其分家臣生怨禍發蕭牆有瑕在己晉則有詞蒙幕之恥所由來也身爲千乘之上卿旣不能直言壯氣又不能守義致身惠伯之請未見從而子魚之詐已先入信若投意如于西河之館者棄介而逃何其懼之甚也以有罪執以無禮歸辱國莫大焉故春秋因其至而去其氏以貶之疾權臣之外強而內在畏禍而喪名也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所自者此其言自何公羊曰叛也曷爲不書叛爲賢者之後諱也穀梁曰自鄭者專乎鄭也劉敞曰待放也胡氏廢穀梁而兼取公羊劉敞之說失經義矣夫人臣之惡至叛已極以其爲賢者之後而諱之此豈春秋誅亂之公心乎公羊所言不攻自破者也待放之說于理近似然卽據以爲

實亦何善可褒之有而胡氏以會爲子臧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故書公孫蓋爲賢者之後故見錄于春秋如此是又因公羊之說而變之矣會之爲人無可考以春秋之所書求之則其出奔之際必非脫然無累者曹無大夫本不應書曰公孫者以其貴而書之也非賢之也曰自鄭者別鄭于曹也穀梁所謂專乎鄭是也別鄭于曹者外鄭也外鄭者以外公孫會也見其專祿不能終而卒以出奔也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怨幽厲雖有堯舜不能及朱均會無可褒之善而謂因子臧以進之抑豈春秋賞善之公心哉

王室亂

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

魏瓜錄

卷之五

毛懷永堂

師者本也其言王室亂譏國本之不正也是信然矣但猶有未盡者春秋著事而義見歷觀後此所書則王室之亂可知而景王之不正其本以致生亂亦可知何事特書王室亂而後見京師之失正也然則春秋之意何居曰閔周也刺侯伯也何言乎閔周也周室衰微日以不振子頹子帶之時蓋已岌岌矣又不幸而有子朝之難以是知王室之終不復振也春秋蓋傷之也何言乎刺侯伯也曰救患分災恤鄰討罪載在簡書此邦交之義然耳有渝此誼春秋猶書以爲譏況王室乎周詩有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言勤于王室如此其急也諸國皆王土諸侯皆王臣今皆環視而泄泄焉聽其嫡庶紛爭君臣交亂日相艾殺而莫之救若不知有王室王室

雖亂若不聞王室之亂者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忽乎故春秋于葬景王之下而特書王室亂所以詔天下之無王者也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爭立至二十五年始合天下之大夫于黃父而諸侯無一至者明年冬天王入于成周而王子朝始奔楚王室之搶攘蓋亦久矣其被禍蓋亦多矣使方伯諸侯有能急君父之難者豈待五年而始定也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天王入于成周

昭公十五年太子壽卒悼王猛敬王句皆其母弟其正同則其當立同也而經于悼則再書王猛于敬則直稱天王何也胡氏曰明嗣君也又以別乎諸王子也信如是則一稱天王

匏瓜錄

卷之五

天

懷永堂

足矣且既稱天王則已足以明嗣君而別乎諸王子豈猶有嫌焉而待于再稱名乎劉蚤單旗乃心王室屢敗不挫敬與悼皆其所立差等功罪非有二致也而經于悼則再書以于敬則以自入爲文何也胡氏曰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敬王當立又能立故也夫失寵不威羣小生玩依于大臣以爲左右悼敬均也敬雖終繼大統然在子朝剝亂之時未見有所著聞以彈壓惡黨也始藉劉單以立後藉諸侯以入蒙蔽數年子朝奔楚畏其遺賊避居成周能立者固如是乎其正同其當立同其君臣之分誼同而書法不同則聖人固有因時立義之旨而未易窺測歟

蔡侯朱出奔楚蔡侯東國卒于楚

按左傳蔡人聽費無極之詐懼楚之見圖故出朱而立東國朱奔楚而愬之朱平公子東國平公弟也傳或有所據矣越一年經書蔡侯東國卒于楚豈東國既立之後未幾亦奔楚乎而經不書何也將有其末必有其始誌其卒于楚而略其奔楚無乃有末而無始乎穀梁以朱爲東云卽東國惡其奔楚故謂之東比經之前後而觀之朱書出奔楚而不書卒東國書卒于楚而不書奔楚合爲一人情事頗當然旣名爲東國而以貶書東春秋未嘗有此義例且前旣書朱後復稱東國似乎一人而二名又非聖人所以傳信也由此推之春秋之中有必不可以意斷者學者貴于得其大義而已闕疑之慎豈特夏五郭公等事而已哉

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公孫于齊

昭公之失國其過不在伐季氏也在急于伐季氏而不待叔孫舍之歸必于殺季氏而不從子家羈之計何也季氏耑權自恣與之者皆其私也其餘則怨而忌之者有矣憤焉不平而惡之者有矣叔仲之相救皆自爲非爲季也叔仲之強次于季氏叔仲不能救季氏則無有救之者矣叔孫氏敢于帥徒而救季氏者以昭子如鬪未歸其家臣不識順逆故也使昭子而在必且執兵而助公矣卽不助公必不助意如懿子望昭子爲行止必不獨救意如可知也若是事不幾有濟乎昭公奈何弗思而急伐之也意如侈僭罪在必誅然可以徐而圖也登臺之請聽其一焉或囚費或出亡譬如狐鼠之類

失其憑依雖復作奸造慝氣勢亦有限矣況畏死而無勇安庸如意如者尤易馭乎奈何不勝一時之憤拒子家而聽郈孫寇怒我怠而終于失賊也

黑肱以濫來奔

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之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又曰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范武子嘗譏之然其失未有甚于通濫之說事之或有或無不必與之深辨姑卽其可據者而論焉邾婁顏以曖昧無禮之圖肆毒宗國天子覺而誅之當天討矣

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誅君之子不立則顏之子孫安得有國叔術旣爲天子所立天子沒而致國于顏之子夏父是逆王命也而美其名曰讓可乎尤有甚者叔術前爲邾大夫則邾顏之夫人乃國母也叔術立顏之位妻顏之妻挈國君母而與之生子此豈有人心者以此爲賢是廢君臣男女之倫而取簞食豆羹之節也幸而不生春秋之世使生當其世見諸魯史聖人筆削及此必有愀然其不忍言者況乎以祖宗之小善庇子孫之大惡此董狐南史所不肯而謂聖人爲之乎有無者事也是非者理也因公羊之言而信叔術之事其害小因公羊之言而深求通濫之故而信叔術之爲賢大夫吾恐相率于悖誕無恥而絕羞惡之心也

從祀先公

先公者總詞也包羣公而言故不曰某公而曰先公也胡氏取馮山之說而以先公爲昭公若然則何不直曰昭也作僖公主則直書僖躋僖公則直書僖丹公楹刻公桷則直書桓其事顯矣昭公薨八年其祔祭與否無從考而知但義無所繫而不舉諡是疑之也陽虎之祀先公與季孫之立煬宮同意一則死君一則將叛皆知畏罪徼福而不知其大戾于禮也聖人不正其事故不書曰有事而略言從祀耳斷宜以傳爲是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左氏荀寅士吉射以邯鄲午之故而伐趙鞅鞅奔晉陽拒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范中行也而直曰叛何也胡氏曰人臣專土與君爲市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非也趙鞅貪衛貢殺邯鄲午趙稷涉賓不服而以邯鄲叛司馬籍秦興兵圍之貪求釁禍虐殺無辜生反側之心構蕭牆之難鞅之罪大矣春秋之法將而必誅鞅將也乎哉弱其君而不忌亂其國而不惜篡弑之形孰有著于是者故范中行之伐趙鞅削而不書而先書趙鞅之叛所以窮禍始而誅無君也曰專土曰階曰戒則鞅之叛猶爲末減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胡氏曰楚人圍蔡降其眾遷其國而經止書圍楚書爵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故許楚之復仇而恕之此說非也入郢者

吳志也名雖救蔡其實利楚處宮撻墓豈爲蔡哉復仇雪恥亦當權其情勢輕重之所在而致怨焉今釋吳不報而惟蔡是圖避強大虐弱小明諸侯良大夫舉動固如此乎且楚之仇蔡孰與蔡之仇楚殺般滅國用隱太子至于爲一裘一佩三歲拘囚其淺鮮者蔡報楚楚又報蔡是報復無已時也釋怨解仇春秋所貴而特于楚有怨辭啟兵端矣陳隨許既非同仇又非助弱同類書爵其義安歸質此數端則胡氏立說之疏亦可見矣然則書楚子主兵而無貶詞何也曰不待貶也以楚之力加蔡而有餘又率三國之君圍僅存之蔡其暴已甚孰首罪孰分惡因文考實輕重自瞭然耳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匏瓜錄

卷之五

三 懷永堂

陽生入而弑其以陳乞主之何也穀梁曰不以陽生君荼也胡氏曰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惟不明春秋之義而陷于大惡也果若所言是陳乞初未嘗弑君春秋蓋有所因而歸之獄也誤矣何不卽陳乞之事而詳究乎景公欲立荼而謀之陳乞乞知不正而不諫又勸之成此非畏景公而從諛也其意以爲景公老荼弱今姑聽之一旦景公死挾陽生取荼易耳殺荼之心已定于立荼之日而他人勿覺也景公旣死助荼者惟國高乞又思所以去國高者于是僞事焉而讒諸大夫于國高又讒國高于諸大夫禍釁旣發然後從諸大夫以攻國高國高出而荼之羽翼翦矣于是召陽生而藏之魯諸大夫而立之無有一人敢逆命者蓋乞之陰謀素定變生

不測而人不及備也陽生既立大事垂成彼鬻姒一婦人將
茶一孺子雖欲不死安歸乎乞固知陽生之不赦茶也亦知
朱毛之能殺茶也聽陽生之自爲善後計而乞不必居弑君
之名乞真奸雄亂賊之尤者矣非聖人之原情定罪幾何不
幸免惡名也哉

歸邾子益于邾

胡氏曰入邾以邾子益來國惡也而不諱者以其終歸邾子
爲能改過美其後故事不諱也夫國惡有可諱者有不可
諱者無故伐人之國其罪已當治矣況于處其宮掠其野虜
其君乎魯之視邾猶吳齊之視魯也恃我之強于人而肆虐
焉則又有強于我者人虐我則惡之我虐人則縱之無論理
匏瓜錄

卷之五

五 懷永堂

不可行勢亦不可行也邾子之入未幾而東陽之師見告矣
城下之盟方退而鮑牧之師繼興矣于是不得已而歸邾子
雖完復謹闡何其傷威損重也利有邾則以之來脅于齊則
送之往貪欲不遂害已隨之何其見之不蚤也始亂不義召
侮不智虐小不仁畏大不勇聖人備書前後以罪當時謀國
之人明其昏聩喪心狼狽失措如此非謂其有遷善改過之
誠而予之也

西狩獲麟

春秋約魯史始隱公終獲麟天道王事備矣託始之故先儒
言有互得理可參求若夫絕筆獲麟則或以爲文成而麟至
或以爲感麟而作經推之遭時偶然皆爲立言之過大端不

在可無重言至于因魯史成春秋旨良顯矣而說者往往失當不曰黜周王魯則曰以天子之權與魯不曰統在周公則曰舍魯何適固哉孟子不云乎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齊魯晉楚皆有良史或者長于直筆暗于微言以之立教傳心恐其久而滋弊孔子魯人春秋魯史就而修之其事不增于昔其義竊取于丘譬之執權衡者不泥物而得其重輕秉繩墨者不擇木而定其曲直使孔子生于晉楚則春秋之義當在乘與檇杌矣使乘與檇杌經孔子之筆削則晉楚之史傳而魯史不傳矣誦詩讀書引乎疆畔設身論世登乎堂階以後人之私智窺前聖之大公宜其深求而逾遠也

續經

匏瓜錄

卷之五

晉 懷永堂

哀公十四年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壬置于舒州中有間事六月齊人弑其君于舒州書法之意蓋曰執君者陳恆則弑君者必陳恆但曰齊人而其爲陳恆可知也此非春秋別嫌明微之旨也春秋謹嚴有以節約其辭而爲謹嚴者亦有以繁複其辭而爲謹嚴者況君臣之際乎執君甚矣而弑君爲尤甚譬如斷獄其人罪在大辟則雖有宮劓之刑不復旁訊而祇以大辟爲斷今以執君之罪歸獄陳恆而于弑君之惡反若分過齊人則是著其輕者而微其重者也陳恆不赦之大惡不幾于可少寬乎續春秋者不知何人之筆觀論語所記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之詞何其嚴毅鄭重凜于斧鉞也斯可以補續經之所未當者矣。竊意當時書法當云夏

四月齊陳恆執其君王置于舒州六月齊陳恆弑其君王再
書陳恆而不必再書地

匏瓜錄

卷之五

三
五 懷永堂

匏瓜錄卷之五終

後學惲毓

嘉善校字

07763

